

和書門
 二四三三
 六六三
 四二六三
 册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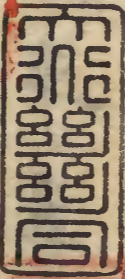
134
 内
 二四三三
 九一
 一四
 二架册號

儒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33
册數	4 (1)
函號	131 134



自序



淺草文庫



四書之目自宋儒立天下奉之
 猶金科玉條於我亦盛矣後
 或斥排終無天淵此其理有
 不得不行者耶乃斥排其蔽
 亦不可無者今小言詹之為

是故曰或曰子方外人何以是為
余曰然有一焉夫外為外於
內之為內於外由石由道也者
異哉蓋無偏無黨皇極之明
訓吾大論之曰佛法無偏黨
不其然乎且生斯世也為斯

世也孰不以孝悌忠信為基者
耶故知其所以同而後知其所以
以異則年之一越樽俎而代之以
庸何傷吾嘗愛水石森利
涉之言曰欲正釋教須先正
世法烏虜此當與達者道已

天明壬寅四月戊寅

淡海竺常書于津島

西山之南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四書' and '自序']

四書越俎序



大典禪師餘問因輪下之請。講授四書其說問有與古人異者。隨錄隨錄遂成編帙。命以越俎云。蓋文字般若聊自樂其致。固非競異於儒者。豈要人之必信。而與之乎哉。頃

四書並註 自序

者門人請而壽梓因俾余題
 之。言或曰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明其無代理也。乃今而
 越之。得無致於物議耶。余曰。
 庸何傷。古者有儒而弘釋者。
 五龍舒解金剛。錢虞山注楞
 嚴。袁公安著西方合論。有釋

而講儒者。潛子解中庸。八
 道人撰性學開蒙。至若姚恭
 靖者。現比丘身。少師太子。均
 是越乎俎矣。而未聞有議言
 者。何獨病乎。禪師取為耶。或
 曰。釋門之立外學。一科取以
 禦侮也。道安以詆譖伏習鑿

四書義疏 卷之二
齒慧遠以詩書誘宗雷輩復
禮以辨惑柔權無二皎然以
詩式化當時名流貧寧以議
論伏王禹偁此皆不我而
通外學者是固然猶似形
迹是泥窮實而論之世諦文
字不離第一義若同若異俱

不可說大雄氏曰世間經論
皆是佛說菩薩先教外典次
說十二部經是義也唯可與
超格非常之人而言之若德
方內束教之士其不聽瑩者
幾希矣即雖禪師亦不敢當
之平居謂曰予於儒書似有

四書義疏 卷之二

宿習。互^レ者。多^ニ氣未除。其自^ラ強
晦^{スル}如此。然^レ至^ニ其^ハ玄悟。深^ニ詣^ニ則
寔^ニ非^ニ旁觀^ノ所得^テ而窺^フ焉。此書
之出也。或謂^シ不^レ意^ハ僧中^ニ有^ニ此
郎也。或謂^シ豈^ニ不^レ得^レ已^ラ耶。噫^々
乎^ト喜^テ關^ニ人^ノ家事^ニ乃^チ師^ハ唯^ニ文字
般^ニ若^ニ自^ラ娛^ム其^ハ致^ヲ固^{ヨリ}非^ハ競^ニ異^ニ於

儒者。則若^ハ鑽^ニ若^ハ毀^ニ直^ニ然^ト附^{スル}之^ヲ
一^ニ笑^ニ而已^シ。然^レ則^ハ余^カ之^ハ為^ル叙^ラ六
矣。頃^ニ張^ニ皇^メ已^カ之^ハ取^ラ浮^{スル}以^テ強^中聒^{スル}
夫^ノ未^レ信^セ者^ヲ哉。百^ニ世^ノ之^ハ下^ニ倘^シ有^ハ
跳^ニ出^ム同^ニ異^ノ之^ハ闕^ニ闕^ニ妙^ニ會^{スル}寰^中
者^ヲ方^ニ能^ク知^テ禪^師而^レ鑽^レ之^ヲ或^ハ毀^ル
之^ヲ均^ク是^レ可^キ謂^フ旦^暮之^ハ遇^フ而已^シ

寬政甲寅五月

宍嶺六如沙門慈周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書越俎卷之一

大學

大學所說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事無不備教無不
殫中庸所說道本於性性本於天近遠卑高小大內
外廣宣曲喻盡以中庸之道統之尾至於無聲無臭
而止並皆聖門要道徹上徹下莫過焉且此二篇自
首至尾文理貫通使讀者次第瞭然無貳猶大路直
進無有岐差宋儒表出諸戴記為萬世之彙典宜哉
又聞宋仁宗親書大學賜呂臻書中庸賜王堯臣又
我高倉天皇時清原賴業侍讀經筵嘗奏大學中

四書集注 卷一

庸二篇尤秀逸，悉聖道之微妙，別寫而上之，當平生之睿覽，乃知明主良臣有同其揆，益可見二書之挺特矣。

大學一書自宋儒表出，盛行天下，人誦家傳，然於改其序次，補其章句，乃宋儒之大學異乎古之大學矣。余來諸儒各從所見，互易位置，要非使作者再生，孰定是非，大氏古之文雍容，曷衍不如後世作文力事，森整踐前，喚後逐條而相應也。安知錯簡之非，錯簡乎，即能斷然訂定，有所合，亦有所離，終致掎角不已。不如且從舊文，闕疑而慎言其餘之為愈也。且從宋

儒所言致知格物是此書一大綱要處，乃尔亾而補之，不亦異乎。

大學之為孔氏遺書也明矣。篇中以子曰稱也，其以為出於曾氏則非矣。以其中有標，曾子曰也。至於分經與傳為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記曾子之言，本無憑據，誰能信之。

明德者德之至者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亦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明義可見，明德猶言為為政也。上為字訓，以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義亦可見朱子之說取諸吾道始覺本覺之義。

則似矣然豈大學之義乎親民曰當作新王應麟因引金縢朕小子其新逆亦誤親作新相證有理王陽明乃謂當依舊本作親似短新字與明德相發若作親民則平平耳

知止一節蹈上止於至善而釋之揚明云數后字當即字看衍明云而后字俱不必泥是也凡文用而后字不必皆前後之義人多不會如下文而後則較有次第不可拘一能得謂周備也此段以知始而以得終亦可味也

物有本末一節承上起下物者天下國家身類也事者明治齊脩類也然事則物之事物則事之物不必分為二近猶席幾也

致知在格物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文義可思然亦不無次第故下文復曰物格而后知至也知即知止之知而知本知所先後並同也後章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等合而言之皆止於道之至善也止者歸也居也所安定也蓋君子之知止於至善猶民之止於邦畿鳥之止於丘隅也夫子又警之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致其知之謂也

格物朱子以為窮至事物之理格字豈有窮至之義

物字豈包理之義是宋儒之見不免牽強此文以合己意耳舊註亦不足取而諸家之解皆不明的獨陽明之訓正可謂允矣按格法式也亦猶架格之上下高低不可少差也同命云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緇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此二語亦足以徵焉然其所以格即禮也此言欲致知止之知要在就事物上必率由禮則也此正學者着實處苟不由禮則而欲致知知非其知乃於意之誠心之正得無愆繆耶故自格物上而知斯真矣豈不瞭然乎佛法因戒生定慧其意亦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實萬世不

刊之典也揚龜山則曰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言之太過此宋學之所以敝也近世物茂卿之學唯道平天下而脩身以下不省焉其敝甚於宋儒矣不可不察也舊本未之有也下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十字余以為此正接上文本末之言蓋知脩身之為本如是則知之至莫如焉又知本即知止也為君止於仁為臣止於義皆脩身之事也蓋致知之釋在此已盡矣此余所謂古文之體也

苟日新苟字誠字俱有若能義並從本義而轉耳論

語為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恐人以為苟且之義故以誠解之朱子謂為誠實之義於此亦以誠訓之誤矣苟日新三字緊切盡之矣下二句則言其功也言如人之沐浴去垢今日洗之自新明日洗之自新則莫不日日新又日日新也朱子之解不免絮叨一朱子所序次康誥曰已下文理不為不順獨聽訟一章云釋本末頗似泛漫昔人亦嘗致疑而或改之然終未十成凡文中所以引它語唯取一端不必主連絡然此一段似太無係屬余竊以為此當在以脩身為本一節此謂知之至也之次蓋夫訟者多起於厚

薄失所而徒事末治若聖人在上厚本臨民則訟無由起矣夫使民無訟天下之至治也明德新民於是可觀故夫子之言聽訟者末也使無訟者本也引以證之再言此謂知本結之余意如是而未敢必也姑錄之以待折衷焉

格物致知朱子所補辭意冰炭固不待論致知之釋向既辨之且本文明言致知在格物又何用所謂之例說起釋之耶且即凡天下之物而窮其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豈學者人人所能乎大學之道於是使人望洋無所起步

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彼言一端也此言一端也並行而不相悖或據論語而非大學不善讀書者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杜公風流亦何可非
絜矩與規矩同莊子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大全饒氏曰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

仁者以財發身言內本外末而末無不內也所謂府庫財皆其財者也不仁者以身發財即外本內末也以財發身謂舍財取德之積也以身發財謂舍身取財之殖也或謂上發與發之發下發發出之發非也蓋當時諸侯皆尚功利而忘仁義故篇末叮嚀陳說義利之分也

中庸

孔子之諄諄誨人不倦率在博文約禮而性與天道未嘗言也蓋門弟子疑其有所隱焉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猶且恐其不悟也乃欲無言而以天自況夫天地之行不息而不自言其行日月之明無不燭而不自言其明然則孔子之意可知矣且夫空言聖人之所惡論語所載言行之誠不一而足向使

孔子以其所有縱其奧妙之言下者瞠若失其步趨上者蕩佚往而不反則豈循循然善誘之謂乎是以我俯而就之彼跂而及之使學不躡等言與行相頡而進也乃如顏淵所嘆始之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卒之曰如有所立卓爾則孔子不言之教固已流溢矣及夫子之歿風猷既亡裘綴焉存乃為子思者雖澤未斬于家而德亦聚于躬哉人之歸己不似夫子而世之降日甚當是之時苟非發揮其道啓蘊奧而極高眇則夫子之微烈世與熄矣此中庸之所以由作也然而其言極本極末造大造小高者基其卑遠者

踐其近至矣盡矣實聖門之要樞而萬世之範典也中庸之書至其奧妙與易相表裡而又與我道之論識性有彷彿焉故吾自吾道而觀之思過半矣自昔儒之好佛者輒取而合之乃似而非者純乎儒者弗取也純乎佛者弗取也雖然本之豈有二哉如我道者本乎本者也

中庸一書固宋學之所祖故其說精的勝古注萬萬矣但其動以天理人欲家言攬入其間非徒使人厭倦抑亦於本文不免有岐差

程子曰中庸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事不可考

而孟子之言皆本中庸者也其所以差不同者以其人之英氣與時之所遇也王元美亦曰讀中庸而知孟子之為子思門人無疑也

中者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者不易也平常也此其義固不待解而知矣乃中庸之所謂中庸者聖人用為至德要道之名至近而至遠至易而至難學者當須於子思所擊孔子之數語反復尋繹庶乎默而識之矣亦猶如字義本淺近而我道用以狀道之周圓著明也

中庸固難以形迹觀也毋論堯舜以來列聖夫太伯之遜伯夷之餓比干之剖箕子之奴何嘗離乎中庸哉自世俗而觀中庸之行似非中庸者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後世士君子或與太伯夷齊比干箕子同其行者多是所謂賢者之過也雖然中行之次孔子與狂狷矣不知者或以鄉原為中庸之行矣此亦學者所當思也

費隱二字解朱注可謂發明矣然以聖人有所以不能屬之費者非也蓋可知可行者費也所以不能者隱也君子之道費而隱君子即依乎中庸之君子曰君子之道者以君子之必學必行言也或曰

君子修聖人字看非也夫婦之可知可能以其至近
言之聖人之不知不能以其至遠言之大氏此章所
言在于道之妙包天地該萬物而迥出乎思議之表
也讀者當於言外理會若徒拘泥字句之間竟不分
曉如侯氏所謂孔子問禮問官此自孔子學問一事
非謂及其至也有所以不知之謂又如孔子不得位堯
舜病博施豈復有所不能之謂哉以天地覆載生成
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正為人所以憾者亦似痴人前
說夢如諸家說者是不足聖人也不足天地也則此
章所言卒無著落又與次語大語小言不相涉皆拘

泥字句間故也故余以為此章之旨專言道之妙處
包天地該萬物而迥出乎思議之表也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至竟孰知之而孰能之耶若欲以
思議究之則於天地之大未免有憾猶太史公言天
道是耶非耶是也吾禪家有言曰具足凡夫法凡夫
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
人若會即是凡夫參得斯語則此章之言亦瞭然矣
王元美曰鬼神之為德章直與易繫相表裡祭義不
足盡之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此語有深味而朱
子以不言后土為省文似失之天以象地以形雖分

而上下然各一物耳而所以主宰之者一上帝也冬至而祀南郊其神此上帝也夏至而祀北郊其神此上帝也亦謂易有太極也故詩書聖賢之亦稱述有上帝而已不言后土者非略之也釋之言曰帝釋天道之言曰玉帝亦此義也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謂樊遲曰敬鬼神而遠之此皆有所為而言尔其實聖人以神道治天下何嘗遠之後世之事鬼神者動流於淫贖而儒之持正者乃不屑焉古之道事鬼神承祭祀所係甚大亦謂潔靜精微之教是已其於修身正心

不亦要乎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余以為栽謂草木之正生者也故築墻立版者亦曰栽也培土養其下也傾謂草木之側生者如倚崖而下垂者類則土覆其根亦得息也舊解為傾枯為覆敗是與曰因其材而篤焉似不當

知新日錄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字即仁者人也之人非謂尊賢也此說似是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一謂當豫是也言皆當恒存諸心也朱子曰一者誠也本文何藏誠字而曰

一耶又曰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殊覺支離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即大學之致知誠身即
 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也下文曰擇善而固執之亦
 與大學止於至善同也向吾於大學致知以為知止
 之知不其然乎

其次致曲蓋謂事事用心也猶曲禮之曲易繫辭曲
 成萬物而不遺疏屈曲委細也義亦可見即亦擇善
 固執之謂也朱子訓曲為一偏乃曰自善端發見之
 偏而悉推致之不通文義何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此就至誠之理說之非以人說

之故曰至誠之道蓋天地間自有至誠之道諸如福
 福之兆著龜之吉凶可以先知者皆至誠自然之發
 也故善之幾可以知福之將至不善之幾可以知禍
 之將至也至誠如神如字與似字有別可思諸家皆
 以至誠之人解之殊為難通注亦引定公邾子執玉
 之事固為的當然倪氏曰子貢未為至誠然能以禮
 觀之猶見其如此此就子貢說之涉迂回謬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釋上所曰至誠之道中
 間而字可見二自字有意下道字訓導者非也此已
 下皆兼天與人說至誠之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以為三王之禮呂氏以為議
禮制度考文呂氏得之三重者謂三事之可重也重
之則可以寡過也朱註未允

一篇中說本說末說身說天下說人說天高之奧妙
不可測卑之言言著實而其文優暢其辭富贍有起
有伏有放有收始起於天命之謂性卒以無聲無臭
而止矣譬諸韶舞之樂八音克諧鸞翔鳳翥終而詘
然以收妙矣哉

四書越俎卷之一

